

# 只要心中有爱

□高文刀

这一天去城乡接合部送货,路过十年前租住过的一处小院子,里面已经杂草丛生,那两扇小铁门也是铁锈斑斑,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思绪万千,以前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十年前,刚来到这座城市,我在车站附近租了一个破旧的小门脸房,修理摩托车,妻子在一家小装修公司上班。那时刚结婚,早饭就是每人花两角钱买个包子。午饭,煮好面条后拌着妻子提前炸好的酱,当时也是吃得津津有味。到了晚上,因为是土坯房,房顶上经常是老鼠开会,叽叽喳喳的没完没了。有一次老鼠直接弄了一堆土下来,落了我们一头。我决定重新租一套房子。

妻子劝我说在房顶上拉个布就行,但我想租个好点儿的房子。离我们这儿近的租不起,朋友便介绍了这个小院子。这是两个退休教师的房子,他们跟着孩子去住楼房了,看人挺实在,很是满意,让我看着给钱就行,就当是给他们看房了。到现在我心里仍对他们充满了感激。

夏天还好,最难熬的是冬天,为了省钱,我舍不得买煤,晚上盖三层被子,我们两个人互相依偎着取暖,早上

## 第一次吃饅饅

□付海立

中午在食堂吃的荞麦饅饅,一碗平平无奇的饅饅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我生平第一次吃饅饅。

那年夏天,灼热的阳光炙烤着大地,走在太阳下的人们像电饼铛里的饼,来自头顶的炙烤和脚下的熏蒸,让人不得不加快脚步,好像多走一会儿,就会被烤成一张外焦里嫩的大饼。因为天气太热的缘故,我已经好几天没有食欲了,那天妈妈从二伯家搬来了一个奇怪的木头架子,说是饅饅床,要给我做一顿我从来没吃过的美食“红薯面饅饅”。红薯面是把红薯擦片晒干再磨成的面,看上去灰中泛粉,有点像全麦面的颜色。

一瓢滚烫的开水把红薯面烫成面絮,待面团不烫手了,再把它团成一个个小窝头,放到蒸锅里蒸半个来小时。熟透的窝窝头趁热放到饅饅床的空腔里,放到八分满,把木杵棒对准空腔放进去。手握住连接着木杵棒另一头的木棍往下压,在饅饅床吱吱呀呀的歌唱声

## 放飞翠鸟

□冯清

午后带孩子去长安公园游玩,忽然眼前飞掠过一只鸟,由于速度太快,没看清具体是什么品种,倒是这鸟儿的颜色,让我忽然想起了爷爷,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仿佛记忆就在眼前。

爷爷是个化学老师,平日里识文弄墨,最喜欢的是养花养鸟,在我的印象中,老家的院子里,一年四季,都是满院翠绿,爷爷能够说出每种花草的名字,讲出它的培育方法,花花草草的上方挂着几个鸟笼子,每天都有叽叽喳喳的鸟鸣声,他还经常翻阅书籍资料,买一些不常见的花草回来,悉心照料,偶尔也去鸟市闲逛。

我记得爷爷骑着自行车载我去鸟市,一路上,我心情格外舒畅,预想着,爷爷今天会买什么样的小精灵回家呢?随着鸟市的临近,一阵阵清脆悦耳的鸟鸣声由远及近,我的眼前似乎出现了各种五彩缤纷、炫姿多彩的生灵。很快自行车停了下来,我们缓缓走进了鸟市,里面有小巧玲珑的翠鸟,也有七彩斑斓、善于炫技的鸚鵡,还有那叫声清脆的画眉,会模仿人说话的黑八哥……我们正行走着,忽然一只楚楚动人的小翠鸟出现在眼前,一眼望去,手心般大的翠鸟顶着一件黄绿外衣,淡红帽子,雪白绒,爷爷一眼就看上了这只翠鸟,我也看到小翠鸟的眼神,感觉楚楚可怜,我当时说:“爷爷,这只鸟眼神好可怜,

起来大缸里面的水都冻上了,得用棍子敲开,用来洗漱。我们两人双手的冻疮又复发了,妻子却说这是爱情的见证,我们能在这安心休息,还能有洗衣服、做饭的地方,她已经很知足了。

我们就这样苦中作乐地生活着,每天晚上回家看着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看着无数个窗户洒射出来的暖暖灯光,就会心里默默地期冀着,里面总有一扇窗户的光是属于我们的,那时想想几年以后的我们,不会永远一直生活在结冰的屋子里面的,那个时候心里充满了对以后美好生活的向往,虽然很冷,但心很暖。

后来妻子想学电脑,我们省吃俭用地凑上了学费,两年以后正好电商在我们这里蓬勃发展,我们赶上了好时候,靠着妻子的电脑技术做起了网上生意,经过起早贪黑地努力奋斗,贷款买了我们的第一套住房。从此告别了陪伴我们的小院子。

只要心中有爱,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只要我们有创造美好生活的心,无论怎么苦都不怕,前方的光明永远在等待着勤劳上进的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阻力,都不能轻易地放弃,要有坚强的意志坚持到底,为自己和家人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不只为让世界看到我们,更是为了让自己看到这个美好的世界。

中,一条条还飘着热气的褐色的饅饅从饅饅床底下冒了出来。

白嫩的蒜瓣捣成蒜泥,放上盐、香油和已经凉透的饅饅拌在一起,再擦上一根翠绿的黄瓜,最后淋上鲜红的辣椒油,橙褐色的饅饅在辣椒油的加持下显得橙红油亮,卖相一下子提升了好几个档次。石臼捣过的蒜泥是灵魂,蒜的辛辣和着芝麻油的香气直冲鼻腔,让人一边搅拌一边忍不住偷偷地往嘴里扒拉一口。

红薯面的甜味、蒜泥的辣味、辣椒油的香味在嘴巴的一张一合中纠缠到了一起,这一口还没咽下去,筷子已经把另一口递到了嘴边。空气也似乎变得凉爽了不少,被酷暑赶跑的食欲又回来了。

一想到这些,刚吃饱饭的胃似乎又空了,嘴里的唾液也多了起来,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曹操“望梅止渴”的典故。

现在物质条件好了,生活节奏却变快了,各种美食动动手指就有外卖送到家门口,但是多年前妈妈做的那碗饅饅,却成了永远也抹不掉的美好回忆。

我们把它带回家吧!”爷爷随即招呼卖主,买下了这只翠鸟,并且在附近又挑选了一个更大的鸟笼,我们就开心的回家了。

回家以后,爷爷给翠鸟换了新笼子,悉心照顾小翠鸟,可是小翠鸟拒绝入食,又反复将它引入旧笼,仍然什么也不吃。爷爷内心焦虑,思绪万千,然后开始调整和改善鸟食,他先是将洗净、晾干的大米加上几滴香油,用火炒热,然后加入蛋黄,不停搅拌,一直到米粒干燥,松散,蛋黄均匀地附在米粒表面,香而不焦,我看着都流哈喇子了,最后小翠鸟仍然拒食,当天爷爷束手无策,愁眉不展。

傍晚时,我悄悄地说,把小翠鸟放出来吧,它会飞向哪里呢?爷爷似乎听到了,或许又有了新的想法,爷爷赶紧说,走吧,我们去附近林子,说完我们带着鸟笼,骑着自行车,直奔树林,树林里清幽寂静,古木参天,我们找了一处空旷的地方,爷爷缓缓将笼子打开,并用手示意小翠鸟飞出,小翠鸟疾速飞出笼子,直升飞到树顶处,在上空盘旋三圈后,鸟鸣三次,像是跟我们对话,声音悦耳动听,然后缓缓飞向远方。

爷爷望着远去的翠鸟,脸上渐渐露出微笑,似乎听懂了小翠鸟的三次鸟鸣,是鸣谢,是感恩,亦或是欢喜。

从那以后,爷爷再也没有去过鸟市。

鸟,是生灵,是一种有灵性的飞禽,它从来就属于天际,属于大自然,它向往着自由飞翔,而不是笼中富食。

# 永不停止的陀螺

□王国梁

抽陀螺是男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我喜欢这个游戏中那种“给点儿动力就继续”的感觉。只需用鞭子抽一下陀螺,它就没完没了地转起来,似乎永远都不会停下来。

不过,想要陀螺不停地转下去,陀螺的质量很关键。有的陀螺做得不好,转不起来或者转几下就栽倒了。我们都想拥有一只轻快又漂亮的陀螺,让它在地上像小鸟一样飞翔。

村东的海子叔最会做陀螺,他那个家徒四壁的屋子里,经常有一群孩子光顾。海子叔三十多岁了,腿有些残疾,不能干重体力活。因为残疾,他没娶上媳妇,一个人独居。平日打理庄稼这样的事,他也能做,日子倒也过得去。海子叔在村里很没有存在感,大人们经常忘了他。不过他对我们小孩特别好,他舍得掰下青玉米给我们煮着吃。那个年代,谁舍得吃青玉米呀?吃一两个尝尝鲜都觉得奢侈。海子叔不光给我们吃的,最重要的是他能满足我们的心理需求。他腿脚不利索,手却特别巧。他给小虎做过木枪,给我做过弹弓,给小雷做过灯笼。我们最喜欢的,是海子叔做的木陀螺。

海子叔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截木棍,粗细适中,做木陀螺正好。他用柴刀做木陀螺,柴刀那么大,木棍那么滑,我很担心他的手被刀划伤。可海子叔动作麻利,手中的柴刀用得神入化,很游刃有余的样子。他截取了一段木棍,再用刀修砍砍,木陀螺的雏形就出来了,接下来是雕琢打磨的过程。海子叔用小刀削,削的过程需要技巧,要一边转一边削,才能掌握好陀螺的重心。木陀螺削成圆锥形,再在锥尖砸上一粒钢珠。做好的木陀螺,还要用砂纸打磨光滑。海子叔手巧,他有时还会做“升级版”的木陀螺,就是在木陀螺的边缘雕刻花纹,再给陀螺涂上颜色,这样做出来的木陀螺简直像工艺品一样精致,是海子叔的“炫技”之作。海子叔做木陀螺的时候,嘴巴好像都在跟着用力,一张大嘴巴噘成很小的模样,唇上的纹路皱皱的。我们围着他,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噘起来。

海子叔几乎有求必应,我们村的男孩子几乎都得到过他做的木陀螺。放学之后,孩子们随便找个场地,开始抽陀螺。我们比赛,看谁的木陀螺转得最久。海子叔的木陀螺做得个个都棒极了,我们抽陀螺的技艺也跟着提升。小伙伴们抽陀螺的时候,海子叔经常靠在电线杆子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有一次,小虎的木陀螺掉入河沟里,没了踪影,他急得哭了起来。海子叔知道后,连夜赶制了一只木陀螺送给他。那只木陀螺,是他点着煤油灯做的。

我们都喜欢海子叔。每当村里的大人背地里叫海子叔“瘸子”的时候,孩子们必定会气恼地指责那人,让他即刻改口叫海子叔的大名。不过,海子叔在村里始终是个被忽略的角色,村里开会都会忘了通知他。经常是村民们挤成团了,海子叔才在几个孩子的带领下一瘸一拐地赶过来。

让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那年海子叔突然得了一场疾病,无声无息地去世了。海子叔去世了,我们还没长大。很长时间,村里的孩子都不再抽陀螺。

有一天虎子突然对我说:“我梦到海子叔了,他给我做了一只木陀螺。那只木陀螺,怎么转都停不下来!”我心里一惊,那样的梦我也做过。我的梦中,也有一只永不停转的木陀螺。

一个人,无论多么平凡卑微,只要他曾带给这个世界一抹温情,便可以永生。

